

探险欲望不断升级

在大海深蓝色的浓雾里，一片孤帆闪着白光。它在寻找什么，在遥远的异地？它抛下了什么，在可爱的故乡？

——莱蒙托夫《孤帆》

用“好事多磨”四个字，来概括翟墨的这场出征，再合适不过了。

最早一次官宣，是两年前的秋天——在他完成“人类首次不停靠环航北冰洋”归航一周周年时。他原本打算，2024年11月，就要开启这次冒险。后来，出发一次次延后。“原本9月26日出发，结果调试设备时发电机出故障。经排查，油里有水。”翟墨说，“这也是好事，出发前该出现的问题都出现了，那航行起来会更顺利。”“为什么要强调‘沿着南极圈完成环航’？”翟墨笑了，这个问题被问了无数遍。他拿出地球仪摆在满是刻痕的木质茶几上，蓝色的球体被马克笔留下一道道印迹，“因为这才具有极限挑战的意义。”

这个山东汉子高高瘦瘦，古铜色皮肤，标志性的长发向后缩起，隐有白发。“你知道吗？”他幽幽地说，“探险的欲望会不断升级。假如你第一次航海成功了，就会想去第二次。越是经历过大的险境，就越期待下次能体验更危险的情境。航海，会让人上瘾。”这一次，“翟墨1号”帆船将经东海、南太平洋，穿越西风带进入南大洋，尽可能利用南极的夏季海冰与风力状况，实现沿南极圈环航南极洲。按照计划，帆船今年年底过德雷克海峡，春节前后经停中国南极长城站、中山站和秦岭站，再返回上海，历时一年多，总航程约36000海里。

勇士共有五人。除了翟墨和他的老搭档米沙，还有海洋文化学者、纪录片导演、国际传播编导。几人将通过海上卫星连线科普课堂、社交平台实时直播等形式，全程展示越洋探极的壮丽和艰险。

“山民老翟”踏浪而行

我多么热爱你的回音，热爱你阴沉的声调，你的深渊的音响，还有那黄昏时分的寂静，和那反复无常的激情！

——普希金《致大海》

“‘当代郑和’，‘中国鲁滨孙’，有人那样形容他。而我知道，他15岁才第一次看见海，此乃山东泰安山民是也。”2020年8月，知名导演姜文在北京写下这段话，给和他在一个院子开过工作室的朋友“山民老翟”。那时，他知道他的朋友有远航南北两极的打算。两年后，“山民老翟”带着不停靠环航北冰洋的壮举，踏浪归来。别说，“山民老翟”，还挺“精准”！

1968年，翟墨出生在山东泰安——一座内陆小城。他是家里第六个男孩。由于小时候患哮喘，他的性格有些自卑和封闭；也因为哮喘，父母担心翟墨在运动中产生意外，委婉拒绝了来找他玩的小伙伴。童年的翟墨并没有几个好朋友，画画是他唯一的消遣。接触航海以前，他在世界各地办画展，小有名气。世纪之交，刚过而立之年的翟墨在新西兰遇见了一位航海家，那是他第一次见到真实的“船长”。已经“围着地球转了一圈半”的老船长告诉翟墨，开船环游世界无需签证，这让年轻的翟墨“脑袋一热就买了一艘船”，想开着船去汤加、斐济，“尤其是画家高更曾经到过的地方”。

离开新西兰时，他开上了用卖画的钱买来的第一条船——船龄超20年，长7米，宽不到2米，价格折合人民币近30万元，这已是翟墨当时能承受的极限。你能想象吗？买船时，翟墨一手交钱，一手讨教，卖家在震惊中教了翟墨掌舵、升帆、调帆等航海基本技术。后来的人生中，他所有的“奇幻漂流”，底气都可追溯到这5小时的突击培训和此后一个人的摸索。

他曾用两年半的时间，自驾单人帆船环球航海，成为“中国单人无动力帆船环球航海第一人”，并拿下2009年“感动中国”年度人物；他又历经500多个日夜、跨越2.8万余海里，和两名船员一起完成了人类首次不停靠环航北冰洋之旅……泰山到北冰洋，这是大多数人一生也无法跨越的山海之远。而翟墨用22年时间，从入门到凯旋。



■ 翟墨（左三）和同伴出发前接受鲜花致敬

向南极，扬帆！

本报记者 邵阳

有些船天生就属于海洋，正如有些人天生就要去远航。

10月10日，十全十美的日子，上海，翟墨又出发了。这一次，他要和“老朋友”——那艘双桅远洋帆船，挑战人类首次沿南极圈环航南极洲。

白莲泾码头内，“翟墨1号”蓄势待发。这艘陪伴“老男孩”南征北战的双桅大帆船，长25米、桅杆高27米。平时，它不显山不露水，在港内，温吞吞地随着黄浦江的浪摇摆；可要远航了，它把风帆张开，绷紧绳子，便一下子神气起来，那模样，没人怀疑它能去往任何地方。

“航海有种最差也是最好的想法，就是要活着回来。”翟墨说，“你极强的生命力会在恶劣的环境下膨胀开来，磨难让生命更坚强。”他很喜欢一句歌词：把房子建在海上，注定了一生的漂泊——这，亦是他的生活。

冰川到赤道，极寒和炽热，这个世界，翟墨马上要完完整整地看第三遍。

◀ 2022年，他环航北冰洋后返沪，地球仪上有用马克笔画的航线



□ 上午，翟墨从上海出发，开启人类首次沿南极圈环航南极洲的航程

西风带、气旋和浮冰

不是为征服——因你永不可被征服——而是为在每一次呼吸里，证明人的勇气，何其短暂，又何其辉煌，如同闪电，划破你沉郁的胸膛。

——约瑟夫·康拉德《海之恋》

南极洲是被冰雪覆盖的完整大陆。南极圈指的是南纬66度的纬线圈，它像一道自然的边界，将南极洲主体部分环绕其中。帆船不具备破冰能力。环航南极洲，必须在南极夏季的短暂窗口期内完成；一旦进入冬季，南极大陆周边海域会迅速结冰，冰缘甚至能一直扩展到令人闻风丧胆的西风带。

“你听说过西风带吧？”他抿了口咖啡。西风带在南纬40度到60度之间，由于常年强劲的西风和连续不断的气旋活动，风力和浪高极其可怕，风力可达7—12级，浪高可达10多米——这片海域也被称作“咆哮西风带”“魔鬼西风带”。更严峻的是，西风带中常常同时存在六七个气旋，它们毫无规律地自西向东移动。由于这片区域横跨三大洋，是前往南极的必经之路，航行时必须谨慎穿越气

旋之间的缝隙。翟墨说：“准确把握天气窗口，成为挑战成败的关键。”

还有，南极大陆外围还分布着广阔的浮冰区，夏季浮冰范围超400万平方公里，冬季更可暴增至1900万平方公里，一旦被这些浮冰困住，没有破冰能力的帆船将寸步难行。“正因如此，恶劣的西风带、无常的气旋，以及浩瀚的浮冰区，这三道天然屏障，让南极大陆成为人类文明最后征服的秘境。”

拿着翟墨此次“环航南极洲”的路线示意图，经验丰富的船长、有远航经验的帆船船员都倒吸一口凉气，“风险很大”。

翟墨爱船如命，上一次环航北冰洋，船体有过被两侧浮冰夹住碰撞的经历，让他心疼不已。“翟墨1号”的材质是铝合金，韧性上要好于一般的玻璃钢、碳纤维或者木头水泥船。“和冰相撞以后，虽然不会被撞破，但会凹陷进去。”他比画着，“这次我们配备了6个护球，来防止船体遭受损坏，影响航程。”

有信心再做“第一人”

海燕叫喊着，飞翔着，像黑色的闪电，箭一般地穿过乌云，翅膀掠起波浪的飞沫——让暴

风雨来得更猛烈些吧！ ——高尔基《海燕》

咸苦的海水和汹涌的洋流教会了翟墨，活着回来就是胜利。

2000年第一次出海时，翟墨还不会看海图、不会看GPS，风往哪儿吹，目的地就是哪儿，“在海面上漂了28天，一路遇到过汤加海沟地震，也第一次遇到十几米的涌浪，我的小船跟过山车一样。当时脚底板划了一道口子，我自己缝针。”后来，他开始关心天文、地理和历史，学会木工、钳工、锻工、油漆工。

“世界上有‘两大难’——空难和海难。因为它们都无法被救援。”想想都让人恐惧的话语，从见过大风大浪的男人口中说出，却是那么云淡风轻。他又一次拿出地球仪比画，和上次北冰洋航行不同，“环航南极洲”的征途中，陆地是那么遥远——这就意味着，一旦“天有不测风云”，翟墨一行只能依靠自救。

“感冒发烧都是小事，远航中最怕的是骨折。”他坦言。船上，目不可及的地方，塞满了修修补补和生活必需的工具，有钓鱼竿，以及包括摔伤扭伤药、消炎药、骨折夹板、麻药甚至手术刀等医药器具。每一次环航，最不担心的，反倒是吃，“鱼竿在手，天下我有”是一点也不夸张。“鱼类基本上就能满足人体需要的营养了。”他说。至于用水，帆船上装了海水淡化器，主要用来洗澡、做饭、洗菜。要是坏了，那就只好接雨水——翟墨曾有过“追云洗澡”的经验——观察到前方有云团，马上就要下雨了，就把船开到云层下，下雨后就赶紧洗澡。

探险的精神已然镌刻进基因，漫漫航程中的孤独和惶恐，则要很多的热爱才能对抗。“每次都会遇到不同的困难。找不到北的时候，只能凭感觉去感知风向。要按风向继续航行，在心里找到一个坐标。”翟墨说。

“至今，世界上还没有一艘帆船，能够成功完成这条路线。”翟墨已经57岁了，体能难免下降，但他仍有信心完成远洋航海的挑战。

让年轻人关注海洋

大海是我的生命，航海是我的艺术。

——翟墨

翟墨记得18年前首启环球航海之旅前的经历。生长在泰山下的他直观地认识到大家对帆船航海的陌生——不仅家在内陆的孩子没见过帆船，他到了海边也见不到。当他想方设法为环球之旅筹资、拉赞助时，企业问的都是：“帆船翻了怎么办？”

他知道，自己要做的，还有很多很多。

“环航北冰洋”凯旋后，他一边为这次出征做着各种准备，一边在全国各地高校巡回演讲，他比谁都渴望着去影响更多的中国年轻人，有一天成为下一个“翟墨”。

他还开通了视频号，讲述海洋的故事，描绘明天的梦想。他告诉大家，这次航程中，还会探访巴布亚新几内亚的食人族，“过去，不少航海家是被吃掉的。当时，土著的风俗是吃战俘的。我们会在沿途记录，归来后举办一场‘环航南极洲’的展览。”

航海二十多年，翟墨一直在画画，主题大多是海。他希望通过艺术等种种方式，让年轻人来关注海洋，关注中国的海洋文化。“中国是海洋大国，但我们没有把自己的海洋文化传递给别人。”翟墨的话里略带惋惜。

620年前，自郑和下西洋始，泱泱华夏便拥有了灿烂的海洋文化。然而，不少国人依旧只在荧幕上、教科书里见过海。在翟墨看来，这不算“了解”。他感慨，若是年轻时能遇见一位四处宣传海洋知识、将大海视为自己生命的人，他或许会更早地扬起风帆。他办起了航海培训班，努力用海水浇灌少年的心灵，希望孩子们知道自己的故事后，去大胆地乘风破浪。他的一大愿望便是在那茫茫大海之上，遇见一个在自己所创办的培训班里学会航海的孩子，两人互相挥手示意。这样他便知道，自己将一滴海水引入陆地，随后形成了朵朵海浪，波涛汹涌。这位中国航海科普大使、海洋公益形象大使和联合国开发计划署“捍卫自然”宣传官，也希望通过自己航海的行为，让更多人关注自然，关注全球变暖的问题。

“这次‘环航南极洲’归来后，还会有下一次挑战吗？”

“海就在那里！谁知道呢？”

本版摄影 本报记者 徐程